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

第四回 爭韓政清日交兵 策軍情袁氏返國

話說袁世凱因朝鮮游東學黨人起亂，朝鮮政府無法平定，已一再電致天津，求李爵相發兵。不想一連發了兩道電報，總沒消息。心甚焦灼，因料日人從前已立了清、日共保朝鮮的條約，他一定發兵的。若己國不發兵到來，讓日本平了韓亂，豈不是後來交涉更為棘手？想到此情，覺自己兩次電報，既無髮兵消息，難道李相總信不過朝鮮有亂不成？沒奈何，立即求見韓王，力言亂事已勢大起來，請他具文到清國求救。韓王當時亦以袁世凱之言為是，因朝鮮人心，以己國久為中國藩屬，心中還依靠中國，卻不大喜歡日人的。所以韓王聽了袁世凱的話，如夢初覺，立即與袁世凱商量表文裡頭的話，即刻繕就了，星夜派人前往天津，先見了李鴻章，然後入京謁見各大員，商請發兵之事。當下李相知道韓王求救，果然朝鮮有亂是實。但此番派兵，勢不難與日人生出事來。眼見陸軍不是他人敵手，且北洋雖有水師，奈經手訓練北洋水師的，是英國藍提督，又已辭差回國，故此想到萬一與日人開仗，太無把握，因此甚不願戰。惟廷旨已迫促派兵，只得與軍機中人酌議，一面派兵赴韓，一面照會日人，告以派兵之事。便令直隸提督葉志超，先帶淮軍一千五百人，遵依天津條約，令吐軍在牙山駐紮；又派水師濟遠、揚威二艦，赴仁川以為聲援。時日人亦已派兵五千駐紮韓境。不想朝鮮東學黨人，當初雖甚聲勢，及見清、日兩國大軍雲集，早已斂跡，故亂早已平靖了。論起當時清、日各自派兵，原屬各有道理，因清國以為藩屬有亂，不得不派兵相助；在日本又以天津條約，是訂明自後朝鮮有事，兩國共同干涉的，他如何不派兵呢。

及至韓亂既平，日本政府便照請清國同去干涉朝鮮內政。

那時袁世凱亦有電至李相處，贊成此事。偏又朝鮮王因日人派兵太多，聲言要干涉己國政事，便憂懼起來，又電請清國先行撤兵，以謝日人。清廷亦曾有電問李鴻章如何辦法，奈當時樞臣統通以朝鮮係自己屬國，如何任日人干涉？也總不記得天津條約的事。那李鴻章無可如何，便不能依從袁世凱贊成干涉韓政之電，只得與日人商議，並行撤兵。那時日人以為，若不整妥韓政，恐他不免復亂，故此又不允即行撤兵之議。李鴻章此時已懼戰禍不免，只得又派總兵衛汝貴，帶領盛軍馬步六營，前往駐紮平壤，又令馬玉昆領毅軍二千人，駐紮義州，一面仍與日人商議一同撤兵。不料日人實守干涉韓政的主意，幾番交涉，撤兵之議總不肯從，外面雖與清國會議，實則陸續派兵往韓境，已有萬餘人。時清國駐韓兵力，不過數千，又不及日兵的慣練，所以日人一發輕視清兵，竟在牙山地方，因點事，兩國就衝突起來，遂開了戰鬪。

看官，那李鴻章豈不知道自己內情，實不輕易戰的，故他心上本不主戰。若依袁世凱的電，贊成干涉韓政的事，自然免了戰禍，就是日人不允撤兵時，肯遷就些還好，奈當時朝中大臣，總不通外情，只當自己是個大國，小覷了日本，湊著光緒帝又是個少年氣盛的，把個戰字看得容易，故李鴻章亦無可如何，這卻怪他不得。但後來單靠與日人商議撤兵，任日人派兵到萬餘人，自己只派了數千，可就失算了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自日兵派到萬餘人，袁世凱整整打了幾通電報告李相，不料那李相總未得接。你道什麼原故？因李鴻章自從懼與日本失和，已令龔照璵前往鎮守旅順，又致囑張佩綸認真司理電報機關。以為派了自己人，自然靠得住。不提防那張佩綸自從在福州敗了仗回來，聽見一個戰字，已幾乎嚇破了膽，總不願與日人開戰。故接得袁世凱的電報，統通譯出來先看，知道日人已派出萬來兵，誠恐李相見了，一定加派人馬，豈不是弄成了戰事？左思右想，要設一點法子，好阻止李相派兵，便將袁世凱的電報統通改易了。李鴻章全不知覺，遂滿意以為日人可以和平了結。後來打成仗，才知道自己前敵兵少，一經交鋒，就失了牙山，心中正恨袁世凱不把軍情報告，又篤責葉志超無用。

那葉志超是個圖怕罪的人，眼見眾寡已是不敵，槍械又不若他人之精，料然抵敵不住，惟有虛報了幾回勝仗，再不敢戀戰，直望風而走。不分晝夜沒命的奔逃，沿途並不敢有一刻駐紮，直走到鳳凰城方行歇馬。時提督宋慶，正駐守鳳凰城，見了葉志超，大驚道：「我只道你在牙山打仗，方才報了得勝，為何便到此地？」葉志超好半晌方神色稍定，然後答道：「日兵好不厲害！斷不能與他對敵的。倘要戀戰，不過在送了軍人性命。」宋慶厲聲道：「你可知道牙山到這裡有多少路程？你報了勝仗，又至今有幾天？這會便到此地，想你路上不曾歇過馬，莫不是你跑路總不見勞乏的？」葉志超惟有面紅不語。

宋慶道：「你既然敵日人不過，就不該亂報勝仗，致貪功誤事。」葉志超總沒一句話答。

時聽得日兵聲勢日大，左保貴已在平壤戰歿了，衛汝貴又不敢與日人對敵。所以陸路各軍，眼見是不濟。那時日人又從水路進攻，先把旅順攻破了。原來龔道照璵駐守旅順，從前所有修炮台、置大炮，統通是中飽入自己私囊，置了些沒用的東西，就花開了數目，盡私肥了數十萬金。當日人未攻旅順之時，李鴻章料得日人必來攻擊旅順，就自己親往巡視炮台。看見一些東西皆不足應敵，真是無名火起三千丈，乘著怒氣，舉起一隻右手，向龔照璵背項，給了一巴掌。龔照璵也不敢做聲，所以世人說「一巴掌就賺得數十萬」，就是這個原故。

話休煩絮。且說是時日人既破了旅順，又在黃海戰過一次，只有一個致遠船管駕的鄧世昌，拼命與日人一搏，雖然壞了日人一二號戰艦，致遠亦沉，鄧世昌已殉難而死。餘外如濟遠管駕方伯謙，更不消提，只聞了炮聲，就將船駛回退走。日人艦隊就長驅直進，盡力攻打劉公島。時海軍提督丁汝昌料知不敵，只得豎起白旗投降。所以當時北洋艦隊，除了沉沒的，已盡數讓歸日人了。那時無可奈何，惟有向日本求和，整整賠了二萬萬兩，割了台灣一省，方才了事。這都是人人知得的，也不勞細表。

單表袁世凱在朝鮮，自從清、日兩國開了仗，已把日本軍情，凡自己探得的，已統通電知李相。不想張佩綸於袁世凱發來的電報，盡行塗改了，然後呈送李相閱看，所以手相就深恨袁世凱，謂他報告不實，大誤軍情；又因袁世凱是自己所用的，卻不曾奏參，即先發一道電文，責備袁世凱，都是責他不能探悉軍情，妄報之意。袁世凱得了李相那道電文，心中大不滿意，因為自己已是盡情報告，他竟反責下來。究竟什麼原故？想了想，料知是電局的人作弊。惟只道是朝鮮電局，或有袒日黨人在其中，把自己電文竄改去了，殊不料倒是張佩綸作弄。若僅打電回復李相，恐電文又不難被人塗改，這樣，自己若不能親自見李相面陳，斷斷難達得自己衷曲。這時便立要回返天津去。

但當時正在兩國交兵，自己是個駐韓辦事人員，一定被日兵搜截，如何去得？惟事情重大，又不容不去。左思右想，要尋個回國的法子。便與署內幕員商議，惟有改裝微行之一法。

次日便剃去兩撇鬍子，扮作一個尋常的人，帶了些少行李，離了朝鮮。沿途卻有日兵盤詰，但都當他是個商人，卻不好留難。經了幾次險阻，才脫出了，附搭了一隻商船，直望天津而去。時己國又無商船來往，日船又不便附搭，只搭了一隻外國商船，連船票也不曾寫定，就跑到船上，見著一間房子就端進去。時日人恐怕洩漏自己軍情，泊船處本來搜得十分嚴密，還虧袁世凱扮成一個尋常商人，不曾被他窺出破綻。惟心上仍自打戰。直待船已開行，方敢跑出船房一步。直望天津而來，正是：

河橋馬渡人先去，函谷雞鳴客已逃。